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

當其蓋疆在

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

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

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

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

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

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

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

同書

宣統元年

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

繁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

缺傳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

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

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

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

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

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

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

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

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

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

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

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

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

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

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

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
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
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
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
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
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疑訛
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
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庸

序
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
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

序終

吳越春秋目錄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
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
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
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
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吳越春秋目錄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擘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

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部炎帝之後姜

姓封部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

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部部國在京兆武為帝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部同

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

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

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天

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

者折折疑當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復棄

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復

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

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

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

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

濫遂遂疑當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

地造區妍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

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

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遭夏氏世衰失

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

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

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

子皇

僕皇僕子老弗老弗子毀喻世本喻作喻毀

喻子公非公非子高圍高圍子亞圍世本作

亞圍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

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

皆作父甫父通自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

慶節至是為八世

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姒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

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

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

以養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

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

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

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

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

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

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少曰季歷太姜生少

王季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

也任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生子昌昌有聖

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

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

丹書入于瑞丹書入于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

多不載瑞丹書文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

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

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荆蠻

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

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

越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而為勾吳太伯曰

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

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

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

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

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

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

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

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

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

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

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而

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

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

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

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喬

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

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

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卑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畢

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而吳益

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

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適楚觀諸

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

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

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

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

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也

適吳以為

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

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

賓客之禮籍以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

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

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

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

預曰衡山在吳與烏程縣南楚

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祭側切次曰餘昧昧莫切次曰季札季

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

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

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

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

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

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

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

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

諸樊以適適通作嫡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

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

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

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

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

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

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

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

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

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為季

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

曹公卒宣度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

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

皆宣公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

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及自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

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

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

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

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

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祭以二

杜預云句餘祭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

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

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

閻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閻殺餘

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

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

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皆

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以効不恨

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

吳至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

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

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

也 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皇

為楚所獲亦曰餘皇

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

作拵蓋拵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

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

子胥者楚人也名貞

音云

貞父奢兄尚其前名

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員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

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
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
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
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
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
卒音猝忽遽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
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
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遂霸天下威伏諸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
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
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
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稜氣也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

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
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
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
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
極史記亦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
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
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
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
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

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

守城父

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備邊兵頃之

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
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
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
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
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

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
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
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
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
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
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冤不爭
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
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

許召子尚子胥今日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
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
之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尚賜鴻都
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
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
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
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
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
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

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
加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
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
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
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微律相
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以何明
於世冤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

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
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文

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
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
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
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
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
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

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

也書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

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

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

子建又適晉頃公曰太子旣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負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負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尋尋當作尋四尺曰尋之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

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畱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篁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筮飯其盜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

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也

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

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

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
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
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
伍胥之諫諫當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
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
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
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
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
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

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
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

媚乃得勇士專諸

左傳作
鱒設諸

專諸者堂邑

吳地
漢地

理志為臨淮
郡堂邑縣

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
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
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
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
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
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
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
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
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
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名則光之父也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
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去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
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
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
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
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
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
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
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
夫子詮擇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

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

建毋於鄭鄭君送建毋珠玉簪珥欲以解殺

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

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過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縣吳所以相攻者初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

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之女與吳邊邑處女

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二家相子胥傳兩女子爭桑

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

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

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皆誤伍子胥謂白

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

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

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

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

書似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

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哭字誤使公子蓋餘燭傭

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

左傳蓋作掩傭傭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

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

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

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

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

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

僚可殺也毋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窰室中

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窰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鍤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窰室累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曾

戰有技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增韻雙技為戰單技為戈軼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軼註軼謂兩轉詩詁曰車軸之端貫轂者為樞轂末之小穿容轉者為軼此言立戰交軼謂戰之立如軼之

交倚專諸之曾也 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

吳越春秋卷三
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
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
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
徐燭庸奔鍾吾
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
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
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